



# 世界历史故事

(二十四)

张立虎 主编

## 目 录

反对艾贝尔派、丹东派的斗争与风月法令 .....	员
革命断头台上的革命者：丹东 .....	怨
人民之友：马拉 .....	苑
拿破仑 .....	猿
教皇必须对我宣誓 .....	猿
百日 .....	猿
1812年的法俄战争 .....	源
拿破仑入侵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战争 .....	缘
第五次反法联盟与第四次法奥战争 .....	远
对奥和约的签订与联盟的瓦解 .....	怨
滑铁卢战役 .....	园
滑铁卢的一分钟 .....	苑

## 反对艾贝尔派、丹东派的斗争与风月法令

圣茹斯特回到巴黎时，救国委员会正受到来自右和左两方面的攻击：丹东派主张实行宽容政策，也被称为宽容派；艾贝尔派则认为现政府的政策还不够严厉，他们利用巴黎的粮食缺乏和经济危机挑起群众的不满。

丹东派是从雅各宾派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派别，代表了法国革命中形成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也可以说是雅各宾派的右翼。其领袖人物丹东、德木兰等都是很有才智的革命者和演说家。在革命中，他们发挥了很大作用，在群众中也享有很高的威信。在国民公会、各委员会和派往各地的特使中，有许多丹东派人物。到了1793年初，他们认为王政已经推翻，外国侵略者已经赶出国境，共和国已经建立，因此，战争应该停止了，应该通过谈判与反法联盟实现和平；在国内政策上，他们主张人道、宽大和法制，要求出版和言论自由，同时应恢复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总之，认为恐怖政策和一切战时措施都已过时，需要恢复资本主义的正常秩序。他们攻击艾贝尔派，也反对救国委员会的集权统治。

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救国委员会不接受他们的主张，认为战争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因此，必须继续进行战争；只要战争不终止，恐怖政策就要继续。当时，丹东派和艾贝尔派之间互相攻击日益激烈，他们常常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或者担任议会特使的机会，控告、撤换甚至逮捕对方的人员，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乱。尤其是丹东派显得更为活跃。这



样，救国委员会在一段时期里曾倾向于艾贝尔派的主张，而且为了继续战争，压制作为主和派的丹东派，也为了在战争中继续得到广大无套裤汉的支持，因而不得不施行一种更为激进的社会政策。为制定和通过这项政策，救国委员会将起草文件和发言的任务交给了圣茹斯特。

在圣茹斯特准备好在国民公会的报告、即将正式提出的前一天，救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与他讨论了一整夜，不知疲倦地听他讲述发言的要点。第二天是圆月圆日（即风月愿日），圣茹斯特正好担任国民公会的主席，他表救国委员会和社会保安委员会作了一个轰动议会的讲演。

圣茹斯特说，恐怖统治不仅是战时措施，而且是建立真正的共和国不可缺少的工具。真正的共和国应改良公民的风气，消灭利己主义，使它符合于自然的本性。在这样的共和国建立起来以前，恐怖统治是必要的。他认为：革命法庭的审讯和处刑不过是对王政统治的野蛮手段所给予的轻微答复。我们曾以武力对抗武力才建立自由；自由是从暴风雨中产生的，这个道理到处都适用，就象人要哭着出生一样。”说到这里，他把话锋一转对准丹东派，并隐约地点出了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一个人妄想使我们退缩，他给我们施加压力。”这时，大家的视线都集中于丹东身上。圣茹斯特继续往下说：“他榨取人民把自己养得肥肥的，他在吸取人民的膏血，侮辱人民，罪恶驱使他昂首阔步。正因为他自己有罪，他才故意激起我们的同情心；正因为他自己怕上断头台，他才想粉碎断头台。对于这类大罪犯未受惩处我们实在不能缄默！”这时，整个国民公会都在惴惴不安地等待他的结论。可是，圣茹斯特忽然又把话锋一转，他没有要求处死

丹东等人，而是要搞一个财产上的革命：“形势逼着我们要走向我们不曾预料的地步。财产掌握在一大群革命敌人的手中，人民为需要所迫只能依靠敌人而劳动。假如社会关系以反政府的人为主，你们想，这个国家还能存在吗？干革命半途而废就是自掘坟墓。革命使我们认识了一个原则：国家的敌人不应再有财产。我们还有待于采取若干天才的措施来挽救自己。爱国者的财产是神圣的，阴谋者的财产应分给穷人。穷人是世界的主人。他们有权利以主人身份向忽视他们的政府讲话。”

圣茹斯特的讲演使议员们震惊。结果，国民公会通过一项法令，宣布共和国敌人的财产应予没收。五天以后，也就是风月 员日，圣茹斯特又使国民公会通过另一项法令，这是前一项法令的具体化，它命令全国各市、乡政府拟定贫苦爱国者名单；全国各革命委员会将 员年 缘月 员日以来所拘禁的政治犯造出名册，上缴社会保安委员会。两委员会将根据这些材料最后决定没收哪些革命敌人的财产。风月 愿日和风月 员日通过的两项法令，即有名的风月法令。

风月法令不是圣茹斯特臆想出来。共和国的敌人不应有任何权利，他们的财产应作为爱国者冒生命危险保卫祖国的补偿予以分配的思想，长期以来就在无套裤汉中普遍流传。员年 缘月 愿日，为了更有力地反对吉伦特派，巴黎社会契约区的一个发言人建议，为了确保给每一个武装革命者以 员理终身年金，要没收所有阴谋家的财产。员年 怨月，埃罗军营的来信要求：在战争以后，应分配逃亡贵族和叛徒的土地给士兵。许多地区还要求，对那些没有按土地的产量提供粮食的农场主和所有者进行剥夺。员年 愿月，忿激派

领袖雅克·卢在《法兰西共和国政治家报》第二百六十三期上，要求人们回到乡下去，“把逃亡贵族、联邦派、被解职的议员以及背叛祖国的人的财产，分配给无套裤汉及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穷苦人。”怨月，艾贝尔派在《杜申老爹报》第 四 期上也提出了类似要求。风月法令正是对无套裤汉这种要求的回答。根据这个法令，法国大约将要有 一 万个家庭的财产被剥夺，并无偿地转给穷苦爱国者。这不但使反革命震惊，就连资产阶级也感到害怕。在法国革命中，乡村里一直在进行“土地法”的宣传，即要求无偿地平均分配土地；在城市下层人民中，也一直存在着平均财产的呼声。风月法令的制定起到了宣传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使无套裤汉受到鼓舞，使一切有财产的富人受到威胁，也更加深了罗伯斯比尔派与丹东派的矛盾。

风月法令直接触犯了资产阶级关于私有财产权不得侵犯的原则，因而使得整个资产阶级更加不能容忍这种恐怖统治。另一方面，由于执行风月法令的机构迟迟没有建立起来，有些地区虽然已经开始对嫌疑犯和穷苦爱国者进行统计，但分配财产的工作却始终没有进行，这又使无套裤汉对雅各宾专政失望了。

穷人没有得到财产，巴黎的饥饿问题也没有解决。同时，从 五 月初开始，又正式执行了按照最高限价法令限制工人工资的规定。因此，艾贝尔派不愿与救国委员会和解，更不愿与它合作。这一派反映了城乡无套裤汉的利益，在雅各宾派掌权初期，他们接过忿激派的口号，要求成立革命军、限制物价、对国内外敌人实行恐怖手段等措施，对恐怖统治的形成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风月法令颁布以后，艾贝尔派比以前更活跃了，许多人到工人中去散发传单，进行鼓动。哥德利埃俱乐部又热闹起来，一份新的供奉马拉原则的报纸又出现了。有人公然引用圣茹斯特关于风月愿日的发言，推演出罗伯斯比尔和他似乎有意支持一次新的人民起义。事实上，是艾贝尔派在准备发动起义来推翻革命政府。他们计划打入监狱，处死贵族，然后夺取新桥及军械局，杀害国民自卫军司令安里奥及其参谋人员，放火焚烧两委员会的办公处，然后任命一位大裁判官作独裁者，由他主持处刑，并把造币厂和国库的金钱分给穷人。

由于得到了这方面的报告，两委员会决定立即采取行动，以消灭这个尚未发动的阴谋。猿月 10日，救国委员会与社会保安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圣茹斯特作控诉艾贝尔派和丹东派的报告。第二天，圣茹斯特就在国民公会发表了反对“外人的阴谋”的讲演，他说：“外国人尽其所能，制造了很多派别；它使我们去进行内战……所有的派别都是有罪的，因为它抵消了公共道德的力量。我们共和国的团结统一是自然本身所有的，人民的最高主权是统一不可分的，因此，它反对任何派别活动，所有的派别活动都是对人民最高主权的扼杀。”

圣茹斯特的报告实际是一份宣战书，它表明为维护救国委员会的权力，救国委员会准备消灭艾贝尔派和丹东派。当晚，两委员会下令逮捕了艾贝尔派的主要人物，经过审讯，把他们送上了断头台。

在处决了艾贝派以后，丹东派又兴奋起来。当罗伯斯比尔贬斥英国的制度时，德木兰故意对英国的民主制度热烈称



赞，说英国有位公民曾祝贺法军的胜利，英国法庭竟能对他宣布无罪释放；而在法国，只要有战败主义的言论就要上断头台。在《老哥德利埃报》第七期上，德木兰更是赤裸裸地宣称，国民公会屈从于两委员会是一种羞耻。他激烈地攻击救国委员会不理睬列强求和的建议，责备他们只会任用无能的将领，却把有能力的将领成批撤职并送上断头台。他再次号召一切厌恶恐怖政策及战争的人起来反对两委员会。

丹东派曾一度得势。它的骨干人物勒让德尔当选为雅各宾俱乐部主席；猿月 圆日，塔里安被选为国民公会主席。他们还使国民公会通过了逮捕社会保安委员会一名重要成员的议案。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救国委员会最后下决心除掉丹东派。

猿月 猿日晚，两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在听取了圣茹斯特起草、经罗伯斯比尔修改的弹劾报告以后，下令逮捕了丹东、德木兰、德拉克鲁瓦及腓力波等一批丹东派的主要人物。第二天国民公会开会时，议员们听到这一消息。当时，有人为丹东辩护，也有人提议将丹东等带到会场，与两委员会当场对质，目的是使国民公会否决对丹东等人的逮捕。还有人冲着两委员会成员高喊：“打倒独裁者！打倒暴君！”这时，罗伯斯比尔从容地踏上讲台，发表了动人的演说。他出语恳切，立刻打动了人们的心：“有人对我说丹东正是我应该团结的人，是能保护我的盾，是这样的一个壁垒，他一经摧毁，我的敌人就可以直接攻击我……危险对于我有什么关系！我的生命是为祖国的，我心中无所畏惧。假如我要死，我就死得光明磊落。”他的坦白和牺牲精神博得了阵阵掌声。

这时，圣茹斯特走进会议厅，又默默地走上讲台。全场以肃穆的气氛迎接他的到来。风月法令以后，圣茹斯特的威望达到他一生的最高峰，有人曾预料他会掌救国委员会的大权。他走到讲台前，并没有对台下望一眼，就开始宣读他的弹劾报告，除了抬起头来看看远处或挥挥手来表示断头台外，他不带任何表情地用低沉的声调读完了这份报告。也许，因为他攻击的政敌并不在场，他感到有些忧心不乐；也许，因为他报告的材料是罗伯斯比尔提供的，他有些感到不以为然。

他说：“我告发，这些人从来不是爱国者。”他追述了丹东派的不清白的过去：他们与米拉波的阴谋，与宫廷的秘密勾结，与杜木里厄的关系，与吉伦特派的妥协，他们主张宽大与和平的恶毒行为，他们抗拒一切革命措施，他们与可疑的外国人的来往及对政府的恶意攻击……总之，在圣茹斯特的报告中，把通货的贬值、殖民地的动乱、商业的损失、商品的囤积、坏的告发等一切灾难都看成是丹东派造成的。国民公会通过了这份弹劾报告。大会以后，丹东等人被移交革命法庭。

在法庭上，丹东恢复了他平日的傲岸气概，施展出他演说家的才能，攻击罗伯斯比尔一派，讥笑他们，威吓他们，竭尽全力为自己辩护。他语调坚定，声音洪亮，街上的人都可以听见他的声音，在法庭外面聚集了一大群听得入神的群众。审判官们不知所措了，对丹东的审判无法再进行下去。问题反映到圣茹斯特那里，他针对丹东的申辩反问道：“还说自己是清白的人，竟反对法律？对别人各种轻率的指责，就足以说明他有罪。”于是，两委员会派圣茹斯特到国民公会去说明被告的骚扰鼓动，并使国民公会通过了一项法令

即：犯人如抗拒国家的司法，法庭有权终止其辩诉。源月缘日，法庭应用这一法令宣布终止辩诉，把丹东等判处了死刑。

艾贝尔派及丹东派都被镇压了，从此，革命政府的阶级基础削弱了：无套裤汉不再拥护革命政府，一切新、老资产阶级也再不能容忍它的统治。在此后数月中，任何反对派再不敢公开出现，一贯喜欢争论的国民公会，现在对两委员会提出的一切议案只有默认，议员们噤若寒蝉。巴黎公社经过救国委员会的任命，换上了可靠的人，出版界也只剩下了受政府津贴的官方和半官方报纸。

源月缘日，圣茹斯特又提出一个加强恐怖政策的报告。他说：敢！这个字便包括了我們革命的全部政策。要挽救革命，非实行恐怖不可，必须逮捕政治上的可疑者，对敌人必须严加惩治，立法者无权宽大。宽恕罪恶的人，就是想恢复王政和消灭自由的人。”根据这个报告，国民公会于次日通过了一个治安法令，规定：此后一切阴谋犯必须解送巴黎革命法庭审判；救国委员会有权单独审查和清洗政府的一切人员。不久，在救国委员会领导下，一个新的警察局成立了，它的任务是监督全国的官员。圣茹斯特亲自组织建立这个警察局，他的一个好友担任警察局长。从警察局成立到热月政变，圣茹斯特、罗伯斯比尔和库通轮流指挥这个局的工作。从此，恐怖气氛更浓了，一切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全都销声匿迹，就连圣茹斯特自己也感到“革命已经冻僵了”。

实际上，到源年初，革命已取得全面胜利。那些为夺取胜利而实行的经济恐怖与政治恐怖的种种措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应该停止了。这本来是历史发展的客观需

要。可是，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等仍然固执地坚持恐怖统治，而且采用极端手段消灭反对派，甚至进一步加强了恐怖政策，这都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可悲的是，他们那时认识不到这一点，还以为自己的做法是在保卫革命。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已找不出办法来溶解已经冰冻起来的革命形势了。

## 革命断头台上的革命者：丹东

1793年7月14日，在巴士底狱被攻占的当晚，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惊恐不安。他问左右：“这是一场叛乱吗？”左右大臣答道：“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对路易十六来说，这场革命似乎是突如其来的，事先一无所知。其实这场革命酝酿已久。伏尔泰在1789年1月1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所见到的一切都必将为将会发生的一场革命撒下种子，而我却无幸做这场革命的见证人了。罗伯斯比尔、丹东、米拉、圣鞠斯特等这些时代的骄子则比伏尔泰要幸运得多，因为他们领导了一场改变世界历史的革命。这就是1793—1794年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在这天翻地覆的五年里，对于渴望实现“面包会有的”梦想的法国人民来说，这场革命是活生生的、不可抗拒的。罗伯斯比尔是这场革命的领头羊，而丹东则是这场革命的喉舌，享有“平民演说家”的美誉。他们开始时是在同一个革命营垒里，然而最终却反目为仇，丹东被推上革命的断头台。它改变了法国大革命这场悲喜剧的结局，如同这场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一样。



## 从阿尔西到巴黎

一副巨神提坦一般魁梧的身材，短而粗的脖子上架着一颗沉重而硕大的头颅；深陷的眼窝如同两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流露出的目光像鹰一样地锐利逼人；大型的脸上布满麻子和伤疤，两道眉弓相隔很远，这是革命家的面孔。他就是丹东。

乔治·丹东于 1743 年 5 月生于法国香槟省奥尔河畔阿尔西的近郊。阿尔西是个小城，这里有无垠无际的草原，点缀着大片森林，还有清澈的河流。丹东在这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他三岁时就死了父亲，是母亲一手把他拉扯大。在丹东一生的情感生活中，母亲一直是他最挚爱的人。

牛棚是丹东的第一个启蒙学堂，在这里他学到了勇敢与无畏。有一次，小小的丹东竟然要制服一头脾气火爆、凶狠的公牛。可惜双方力量悬殊太大，小丹东虽然侥幸死里逃生，但却为此付出折断几根肋骨的代价，并在嘴唇上留下了终生纪念。小丹东不服，伺机报复一下这头公牛，结果鼻梁又被撞断。到了学校，丹东丝毫也没有改变他那逞强好胜的秉性。经过几次拳脚的较量，他成了孩子王。在临近小学毕业时，因在冰水里游泳着了凉，丹东患上了肺炎加天花。左右邻居开始讨论这位从来不肯安安静静呆一会儿的孩子永远再不会乱动、惹祸了，这种病在当时只有百分之一存活希望。然而丹东很幸运，或许是还有重大的事等着他去完成，命不该死，他成了这百分之一，而从死神的拥抱中挣脱了出来。

16岁的丹东进了一所教会学校。没完没了的圣训、虔诚和赞美诗，对于丹东来说像是可怕的梦呓，教堂的钟声听起来如同丧钟呜咽。由于忍受不了教会学校的清规戒律，才读了一年，丹东便转到一所普通中学。在这所中学里，丹东开始偷偷阅读拉伯雷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并自学了英语、意大利语。他的成绩不算好，而且天生的造反精神使他一有机会便联络一些志同道合者与学校的校长、老师过不去。令人奇怪的是，如此不安分的丹东竟然没有受过一次体罚或禁闭。也许这一点正是革命者与一般群氓的区别所在。

中学毕业后，丹东和同时代的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幻想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衣锦还乡。阿尔西是一个偏僻的小城，远离尘世，提供给丹东施展才华的舞台毕竟非常有限。因此，对丹东来说，只有征服巴黎才是通向梦想的唯一道路。丹东乘坐阿尔西驿站的马车向巴黎进军了，随身携带的一点财产是对未来的遐想。

巴黎，既是天堂，又是地狱。

貌不出众，随时随刻都会被淹没在人流中的丹东看到的是地狱般的巴黎——狭窄的陋巷，昏暗的贫民窟，孤苦无告、愁眉苦脸的流浪汉。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的丹东到巴黎之后不久，便在一个检察官事务所谋到一个办事员的差使，暂时地解决了衣食之忧。但这决不是丹东来巴黎的目的。在等待机会降临的日子里，丹东经常以伟人必须经受磨炼来自励，从而有意识地锤炼自己的体魄与意志，并不断充实自己的文化素养。他喜欢运动，除了击剑、打球，每天还在塞纳河里游泳。在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的著作中，丹东不断玩味正义、忠诚、革命这些崇高的字眼。生活中唯一的奢侈

就是看戏，只要有拉辛、高乃依、莫里哀这些剧作家的戏上演，他都场场必到。

在巴黎的司法界，丹东只是无名之辈。如果能搞张文凭，就容易在司法界崭露头角。朋友告诉丹东，外地的律师文凭比巴黎容易搞到，而且还可以用钱买。像一个濒临死亡边缘的人看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丹东风尘仆仆地从外地很快就弄到一张文凭。文凭是块敲门砖，但不能决定一切。有了文凭之后的丹东依然如故，至多从一个办事员变为一个没有开业的律师。他很沮丧，没有地位，没有名声，只有野心还没死。时常一个人喃喃自语着狄德罗的话；在巴黎有员万桌筵席，每桌有 员或 圆份餐具，怎么就没有一份是给你预备的呢？巴黎有的是鼓鼓囊囊的钱袋，金币满得掉出来，怎么就没有一个掉进你的袋子里呢？巴黎有千百万既无才华又无操守的空谈家，千百个极其平庸的凡夫俗子，千百个下流无耻的阴谋家——他们全都衣冠楚楚，而你却衣衫褴褛！你当傻瓜还要当多久？

命运女神总是垂青于那些不甘接受现实的人。在痛苦而漫长的等待之后，丹东的机会终于来了。这次吉星高照，巴黎有一位律师，为了结婚，想把自己的职位、收入连同特权一起卖出。丹东看中了这一桩有利可图的买卖。巨额的付款没有使这位一心想跻身上流社会的青年踌躇，他要做到的事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得了的。终于如愿以偿了，通往梦想的大门已经敞开。丹东在巴黎科德利埃大街一号开了个“枢密院律师丹东事务所”。巴黎的报纸登出了丹东的大幅广告，这位从不承认会失败的阿尔西年轻人愿意承接任何棘手的案子，只要酬金从优。丹东从不写发言稿，一向是即兴发言。

从他那划伤的嘴唇中发出坚定、滔滔不绝的辩护词十分精彩，常常在法庭上赢得掌声。不论是什么案件，他都能头头是道，令人折服不已。由于丹东承接的案子差不多都是胜诉，所以他的事务所开业还不到半年，就已门庭若市。找上门来的不仅有平民百姓，而且王公贵族也经常光顾科德利埃大街一号。这个从阿尔西来的小伙子不再默默无闻了，如今已是巴黎的大律师。世界在丹东的眼中，像是镀上了一层玫瑰色。

时间到了 1793 年，这是改变法国乃至整个世界的一个年头。法国像一口沸腾的大锅，人们都预感到不发生点什么事是不正常的。火山就要爆发，所有的人都无法幸免，丹东也一样。从此，他个人的生活溶入了国家的命运之中，溶入了血与火交溅、惊心动魄的法国大革命中。这场革命给他带来了桂冠与辉煌，使他那天生的革命家才能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然而革命也将他送上了革命的断头台，并使他走到了自己人生的旅途尽头。

## 革命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革命

以“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为座右铭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因荒淫过度，不慎染上天花而于 1774 年 5 月一命呜呼。继位的路易十六是个心宽体胖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平庸无奇、软弱无能和优柔寡断的家伙。他对国家事务往往心不在焉，相反在狩猎场上和锁匠作坊中要比在国事活动中显得更为快活、开心，而且能干。酒池肉林的王室生活使严重的财政亏空像一条毒蛇一样紧紧缠绕在这个欧洲最奢侈的宫廷的

脖子上。

濒临财政破产边缘的路易十六把王朝的命运寄托在召开三级会议上，哪怕是能苟延残喘一阵也好。三级会议是法国中世纪的等级代表机构，由国王召集，以教士、贵族、市民三个等级的代表组成，分别开会。1789年为首次召开，以后也举行过多次，但自1791年后，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加强，国王多独断专行，已经有1792年没有召开了。这一次，路易十六以为他找到了缓和统治危机的出路，其实这立即成为革命的导火索。1789年7月13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召开，路易十六的第一句话就是：“统治国家的权力是不容人分享的。”接着，掌玺大臣发表了一篇空洞的演说。最后，财政总监做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报告，其意图就是要参加会议的三级代表能够给王朝多缴纳一些税收。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第三等级对这次会议极为失望，而巴黎人民也觉得被路易十六愚弄了。双方水火不相容，惟有革命一途。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揭竿而起，攻打象征着法国封建堡垒的巴士底狱。它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

丹东既没有参加三级会议，也没有参加攻打巴士底狱的行动，他还试图与这个日薄西山的王朝共存亡，不想让苦心经营的成果付诸革命的洪流。在革命前，丹东还认为：“谁酝酿革命，谁就要遭殃；谁完成革命，谁就要遭殃。”但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使丹东常陷入沉思中。“识时务者为俊杰”，丹东在双方的较量中看到了代表未来的力量。富于幻想与热情，渴望创造一番大事业的丹东于是毅然选择了革命。一旦瞄准，丹东就奋不顾身地投入其中。就在攻打巴士底狱的前一个晚上，丹东在科德利埃修道院的拱门里发表演

说，号召百姓拿起武器。这是他第一次出现在革命的队伍中，丹东的表现令熟悉他的人都大感意外。第二天，他加入了利德利埃区国民军，成为一名上尉。最后，又坐上了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的交椅。

革命已拉开了序幕，饥饿的阴影还是笼罩着巴黎。逃往国外的王公贵族带走了一切能带走的金银财宝，而留在巴黎的王公贵族照样花天酒地，其挥霍浪费的程度甚至比革命前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包房前出现了面有菜色的饥民排成的长龙。巴黎的百姓认为只有把路易十六从凡尔赛弄到巴黎，才能解决饥荒。与此同时，路易十六却在凡尔赛宫的大厅里设宴招待御林军的军官。当路易十六一家到会时，乐队奉起了“呵，理查，呵，我的国王，世人都离弃了你”的乐曲。他们把晚宴变成反革命的示威，把革命的三色帽徽踩在脚下，戴上了象征王权的白色帽徽和黑色帽徽，并大声辱骂高举革命旗帜的巴黎人民。巴黎的人民被激怒了。丹东又一次站在科德利埃教堂的讲台上，把他的演说变成战斗的檄文。在丹东的鼓动下，~~1793年 12月 10日~~，~~1793年 12月 10日~~余人向凡尔赛出发，把路易十六抓回了巴黎。

丹东还处处与以巴伊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控制的巴黎政府当局作对。巴伊对到处鼓动、到处煽风点火的丹东很是头疼，想抓住丹东的把柄将他致于死地。但丹东从不做犯法的事，也不印什么文章，而且话说出口就无影无踪。巴伊之流就散布流言蜚语，说丹东是英国奸细，为英国金币而卖身，说他是疯子，挑拨离间者，是奥尔良保皇派的走狗。光在这位鼓动家脸上抹黑还不够，~~1793年 12月 10日~~，巴黎夏特莱高等法院还发出了将丹东逮捕入狱的命令。然而镣铐却变成